往事钩沉 / 陈建新

亲历“武北惨案”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也是常州“武北惨案”75周年祭。每每想起我亲历的这次惨案,不由悲从中来,这次惨案给我村百姓造成的灾难伤痛,永难忘怀。

1945年秋,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时,不料虎去狼来,魏村马庄湾的老百姓却遭受到一次比日寇侵占时更大的灾难。一支由伪军改编的番号为“镇波军”的国民党部队,趁我新四军渡江北撤之际,穷凶极恶窜至武北魏村沿江地区,妄想在新四军渡江之时实施偷袭阻挠。匪军团部设在魏村镇,我们马庄湾村约驻100多名匪军,村上所有公房,大户人家的厅屋都驻满了匪军。他们为防村民通共报信,实行全村戒严,村民只准进不准出。我地下党人员机智勇敢,仍把敌军部署情况悄悄传送到新四军指挥部。

10月3日中午,正当大家吃午饭时,村外突然响起机枪的猛烈扫射声,老百姓吓得躲的躲,藏的藏。新四军采取速战速决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分钟就攻入敌人驻防地,正在大鱼大肉饱餐之敌,听到枪声,尚未缓过神来,已成瓮中之鳖。新四军押着被俘的百余匪军,以及缴获的一批武器弹药,迅即撤离。乡亲们正为新四军凯旋兴奋时,没想到杀身之祸转瞬即至。一时间,又是枪声四起,从魏村街上赶来增援的大批匪军像野兽一样,对老百姓进行疯狂报复,烧杀抢掳,无恶不作。他们不问青红皂白,见房屋就放火焚烧,见青壮年就举枪扫射。顿时,村中火光冲天,哭喊声震天。村民四处奔逃,13岁的我也跟随大人逃离村庄,一口气跑出七八里地,到安家舍茅草坝落脚避难。当地民风淳朴,见我们是逃难乡民,深表同情,招待我们吃饭住宿。第二天天刚亮,大家都心神不定,因惦念着家庭和亲人,当即辞别好心人往回走,边走边打听魏村匪军的情况,确认匪军撤离的消息后,方敢回到村上。

一进村,只见场头上横七竖八躺着许多尸体,乡亲们怕匪军卷土重来,都不敢收尸,只得暴尸野外;被烧毁的房子还冒着焦烟;个别妇女怀抱孩童守着死去的亲人哭得死去活来。其情其景,惨不忍睹。我家房子虽幸免遭毁坏,但晒场上的粮食、衣被均被匪军烧光,以后的生活,举步维艰。又闻,相邻的楼下村有七八位中老年农妇,听到密集枪声,被吓得聚集一起躲在一间房屋的桌子和床底下,当“镇波军”破门搜查时,杀红了眼的匪徒,将她们统统残杀于屋内,其残暴甚于兽。这场灾难,我村被匪军烧毁房屋50多间,贫苦农民陈纪仁、陈腊元、陈全大、陈海大、陈鹤松等13人被残杀。再加上楼下村、小刘家村、滕沟村等周边村庄共遭敌枪杀30余人。此次惨案,给我村遗留下寡妇6人,造成众多家庭失夫丧子,5门绝嗣断后;大片田园荒芜,无人耕种;村民生活雪上加霜,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镇波军”打算龟缩常州,行军至百丈乡时,又遭从天目山北撤的新四军伏击。据被拉夫逃回来的乡亲讲,当匪军蜂拥通过百丈乡大刘桥时,突遭新四军前后夹击,机枪、步枪、手榴弹像雨点般炸响敌群,只见匪军像排门一样纷纷倒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百丈大捷”共击毙匪军1000余人。

为讨还血债,“百丈大捷”后,新四军领导机关顺应民意,将两个被俘的“镇波军”头目押解到我村召开公审大会。公审现场群情激愤,“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响彻云霄。据了解,其中一个胖墩墩的家伙是匪团长,另一个是参谋长。会上,新四军代表当众宣布将两匪首“斩立决”,立即将他们五花大绑押至一乱葬坟上,新四军战士举起大刀,致其身首异处,大快人心。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马庄湾人民,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牺牲,他们的悲壮业绩和牺牲精神,永载史册。

流年碎影 / 朱为人

东社村放起了《红楼梦》

昔日知青聚会,故友送我一张当年我们在乡下放电影的照片。那情那景,犹如昨日,历历在目,特别是我在绸缪公社阴山大队东社生产队放映《红楼梦》的往事,更是萦绕心头,难以忘怀。

一

1978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公社电影放映队的小办公室里忙碌着,准备晚上下乡放电影的事。突然,公社史再根秘书叫我接电话,电话是溧阳县影剧公司影片发行科的秦科长打来的,告诉我说,三天后排了一部《红楼梦》给我电影队,映期只有一天。临挂电话时秦科长还特地加了一句,你们可是全县第五家放这部电影的啊。好家伙,全县四十多个公社、场圃,新片一轮下来就要一个多月,我们名列第五,大好事啊。放下电话,我和史秘书两个人都十分高兴。

回到放映室,我把好消息告诉了队友老段。好事喜从天降,可烦恼也接踵而来——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电影,谁不想先睹为快啊,全公社这么多放映点,我们安排在哪儿放映呢?我和老段认真地琢磨起来。当时农村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农民要吃顿猪肉也很困难,可条件再差,各个村、队,对我们放映员却像对待“大头亲家公一样”,客气得不得了。一般我们都在大队书记或生产队队长家里用餐,饭桌上有肉、豆腐、鸡蛋等,再添几个刚从田地里采摘下来的素菜,有时还炒点黄豆、花生米什么的做下酒菜。每次饭后,我们按照规定,把二角钱和半斤粮票放在桌子上。吃完饭我们离开后,村、队干部大都会追到放映场上,把钞票、粮票又悄悄塞到我们俩的衣袋里。盛情难却,我们也就心照不宣,默默收下。他们这样做图个啥?不就是乡亲们都盼着我们送电影到家门口吗?两人考量再三,觉得《红楼梦》还是放在阴山大队的东社生产队放映好。对此决定,史秘书也点头同意。

二

放映点定下来以后,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有序开展。

为了把这一好消息及时带给东社的社员,我跑到绸缪街上的供销社,在生产资料门市部找到正在买化肥的东社生产队的社员们。大家听我一说,一个个高兴地跳了起来。二楞子问生产队的会计,红楼梦是什么意思,会计说,这你还不知道,就是一帮人在红楼里做梦呗。在场的社员听了,都大声笑了起来。后来队长告诉我,那天社员们挑化肥可来劲了,两百斤重的化肥,大家脚步轻松,七里远的路程,一个“嘣子”就到村上了。

那天,我们在金星大队放映战斗故事片《侦察兵》,当电影放到最后一卷时,我拿起话筒说:“观众同志们,今晚的电影是最后一卷了,散场后请大家路上注意安全,明天我们在东社村放映古装越剧片《红楼梦》,全公社只放一天,欢迎大家去看。”话刚说完,就引来场上一帮年轻人的叫好声。电影刚一放完,我们收拾一番后,东社生产队派来的五位精壮小伙子,就分别挑起放映机、抬着发电机,兴冲冲地往自己的村庄去了。

放映消息通知下去以后,我和老段就开始保养机器。村上放电影,放映工作是不能出半点纰漏的,要是电影放到一半因机器故障停了下来,那影响可就大了,所以准备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放映前一天,我们按照分工,再次对发电机、放映机进行了细心检查与保养,连放映灯泡也换了个新的。万事俱备,只等着明晚开机放映。

根据县里的排片安排,放映当天由我们进城取片。早上六点钟,我坐上了绸缪开往溧阳城里的轮船。那时候乡下还没有通公路,轮船是老百姓的主要交通工具。那班轮船是早上五点从后周开过来的,六点到绸缪,七点到别桥,八点多钟能到达城里南门的轮船码头。船到城里后,我抓紧办了点事,简单吃了点东西,不到十点钟,就赶到了城中心人民电影院后面的影剧公司办公楼,等待《红楼梦》拷贝的到来。

三

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聊聊天,不知不觉就过了十一点。拷贝是从离城较近的后六公社电影队送过来,照理应该早就到了。我问秦科长,怎么片子还没有到呀?按照规定,每天上午十一点前,各电影队要到公司换片,否则路远的公社、场圃就来不及赶回去放电影了。如果误了事,那就是事故,得挨批评。

秦科长也有点急了,拿起电话追问了起来。一问,后六那边出状况了。原来,昨晚的电影一结束,机器被一个大队挑去,另一个大队则把放映片抢去藏起来了,理由是都要看《红楼梦》。我一听,急得直跺脚,今晚我们公社必须放映《红楼梦》的啊,拿不到拷贝如何是好?

时近下午两点,再过半小时,返回后周的轮船就要鸣笛起锚了。焦急等待,忧心忡忡,直到三点多钟,后六电影队的战友才气喘吁吁地赶到,横对不起竖对不起地说:“公社的公安特派员陪我们到村上,找大队干部做工作,最后才把藏在社员家里的片子找到,我就急忙送了过来。”

拷贝终于到手,轮船却已经开走了。城里到东社村三十多里路,如不能及时赶回去,电影就放不成了,可村里的人已经纷纷到放映场放板凳、占位置了,周围好几个大队、生产队的社员也正陆续往东社村赶呢。

公司领导得知情况后也着急起来,秘书马田洪说:“小朱,你别急,我来想想办法,不知是否能成。”他拎起电话,直接打到水上派出所,向所长求援。所长说小汽艇刚从上黄出任务回来,汽艇驾驶员都准备下班了。马秘书和所长说明了原委,提出请他们的小汽艇送一下片子。所长也是个电影迷,听说乡下那么多社员在等着看电影,也深受感动:“农民兄弟的事,我们应该帮一把的。”大喜过望的我拎着片箱,和马秘书急急忙忙赶到了荷花桥旁的水上派出所,二话不说,直接上艇,一路上水花飞溅,直奔绸缪。

四

到绸缪已是傍晚六点多钟,天快黑了,我请父母赶紧烧饭给马秘书和驾驶员吃。那时候,圩乡的路不好走,也找不到自行车,就是有,天黑路难走,也不安全。情急之下,我把拷贝箱往肩上一放直奔东社而去,近十里地,五十分钟不到就跑到了。

放眼望去,新做的场院上,密密麻麻都是人,估计有两千观众,银幕反面刚收割完的稻田里也站满了人,少说也有几百人。由于人太多,一些观众干脆爬到了粗壮的泡桐树上。电影队的喇叭里,正在播放着“小小竹排江中游”的曲子,全场观众就等影片的到来了。

队里的几位干部早就在路口等着,看到我,赶快接过拷贝,口中叫着“让一让、让一让”,护着我直奔场中央的放映机旁。我顾不上吃晚饭,也没喝一口水,便在放映机旁熟练地操作起来。挂片、装片,放映机马达一转,把机旁“节节高”上的换片灯一关,一拧开关,一束光柱直射银幕。银幕上,贾府大门缓缓打开,“红楼梦”三个大字迎面扑来,喇叭里响起优美的越剧旋律,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放映机在沙沙地转动着,影片的情节在不断推进。二楞占了个好位置,就坐在放映机的旁边,边看边轻声和三丫头说:“你看,红楼的排场多大,女的特别多也特别漂亮,连哭带笑的,真不明白她们生活条件这么好,可心情却是这样糟糕。”他最后来了一句,“有一点我是看明白了,就是当初会计跟我说的肯定不对。”听到此,我也默默地笑了。放映中间,队长把一大碗饭、一大碗肉菜送到放映机旁。这时候,我才觉得既累又饿,我端起饭碗,一边看着机器,一边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电影,丰富了枯燥的乡村生活,给广大社员群众带来精神享受,也成了我知青生涯中一道抹不去的美好记忆。有时候,我真想再回到从前的绸缪、回到东社,操起放映机,为乡亲们放一场电影,再感受一下农村人那特有的纯朴和快乐。 作者供图

一束光柱直射银幕,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江南风物 / 谢燕红

新闻萝卜干(上)

萝卜干是常州的特产,尤以产于新闻者最负盛名。新闻萝卜干所用的红萝卜,是北方人常说的水萝卜,鸭蛋形,中间饱满两头小,表皮通体鲜红色,根须为白色;萝卜缨呈深绿色,长条形,边缘带锯齿,茎杆挺直,玫红色的经络分明。一棵萝卜一般有五六片叶子,舒舒展展,在秋冬的风里招摇。萝卜开种却是在暑气难耐的公历八月十五到二十之间,具体细节我毫无概念。只记得爸爸手里拿着一个小布袋就出门了,布袋子里装的是萝卜籽,土黄色小颗粒,偏扁。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新闻一带家家户户要吃一种面食,俗称“亮月饼”——状如满月,圆圆扁扁,以剁碎了的“萝卜芥芥”(方言,即萝卜秧)做馅儿,表层沾了黑芝麻,放油锅煎成两面焦黄。田里的萝卜秧在五叶期(大概两寸高)就得删去大半,“删芥芥”是这里的农民这段时间必干的一件农活儿。萝卜秧密密匝匝,不利于果实生长,得删,删下的萝卜芥芥就成了饭桌上的菜,焯水凉拌,味微苦,还有一股浓重的生萝卜味儿,口感并不好,小孩子都不愿意吃。但“亮月饼”的吃口不错,表皮的香脆中和了馅儿的苦涩。

萝卜成熟已经是北风呼啸的小雪节气。太阳好的日子,就该收萝卜了,时间很紧。萝卜先从土里拔出来,把茎叶拧掉,晒在地里。这时候的茎叶已不宜给人食用,各家都拿回去切碎烧熟,成为猪食的主料。太阳下晒了一天,萝卜上沾的泥基本干了,一拍就簌簌地往下掉。拔萝卜并不是重活儿,跟儿歌里唱的不同。需要“嗨哟嗨哟”用力气的活儿是把萝卜运回家,记忆里干的最苦的农活儿就是和哥哥一起抬萝卜。当天拔下的萝卜必须连夜拿回家,无论第二天下雨或天晴,萝卜都不宜留在地里。大人用苗篮挑,哥哥拿了个藤条筐和我一起抬。筐子半米多深,上部稍宽,底部微窄,边沿凸出来,便于抬起。哥哥比我大三岁,力气大,我从小瘦弱,手上没劲儿,抬起一筐萝卜真的感觉有千斤重,再加上地里高低不平,一脚深一脚浅,走不了几步就要歇一歇。哥哥先是生气,骂我没用,见我要哭,气咻咻地搬起筐子就走。我再追上去,帮着抬一段,就这样走一段歇几回,吃力地把一筐萝卜运到家,又折回地里。月亮已经升得老高了,星光遍地,但乡村旷野的黑夜没有任何诗意,我感到的是阵阵恐惧,因为我心里清楚地知道哪一块地里有堆得高高的坟墓,哪个坟还是几个月前的新坟。越恐惧越想努力赶上哥哥的脚步,早忘了两只手已经被西北风吹得冰凉、被藤条筐的边沿磨得生疼。

萝卜都从地里收回家了,先在进门的堂屋靠墙堆放,原本一家人用来吃饭的八仙桌竖起来,摆在过道处,以防萝卜滚动。堂屋里的萝卜堆得满满当当,仅留米把宽的过道。又开始往存放粮食、农具的那间屋里堆,再放不下,就直接堆在门外屋檐下,用一块毡布盖上。这时候,腌萝卜干的工作才真正开始。

每家每户腌萝卜干的活儿步调完全一致,一家人自然分工,配合默契。先由老人清理萝卜,每一个萝卜都要用刀把连接萝卜缨的部位切除,根须也要切去,沾在萝卜上大块的泥也要剥去,然后丢进放在一边的苗篮里。弄满两苗篮,壮年男子就挑着去河边码头上洗萝卜,连萝卜带苗篮丢进水里,一手拉住苗篮上的绳子,一手拿平时放在灶堂里用来耙灰的灰耙头使劲捣鼓,一会儿工夫,萝卜上残留的泥都掉了,出落得水灵灵的,颜色红亮,这就算洗好了。

一担萝卜挑回家,倒进家里的大小篮子里,女人们就该忙着切萝卜了,冬天的夜晚,家家传出切萝卜的声音。家里的长条凳竖放,凳脚抵住大盘篮,女人就坐在凳子这一头,左手边放着一篮子洗干净的萝卜,凳子另一端当砧板,将萝卜竖切,一分为二,先拿起一半,仍然竖切,切成桔瓣状的薄片,切下的萝卜片直接掉进了大盘篮里。大盘篮快满时,拿篮子盛起走进院子,这里早就准备好了一大木盆盐水,这个木盆是专门用来腌萝卜干的,过年前杀猪也用来烫猪毛。萝卜片倒进盐水里,还要用灰耙头推一推,保证每一片都浸泡在盐水里。

第二天早上,一家人要干的活就是晒萝卜干。昨晚腌上的萝卜片先从盐水里捞出来,放在篮子里沥水,待再无滴水时,就抬到后门外各家的菜地里。前几天这里早就打下了几根木桩,铺上了芦篰。萝卜片倒上去,又用晒粮食时用来翻动粮食的竹制招耙头拨拉拨拉,保证每一片萝卜都能曝晒在太阳底下。下午太阳西沉之前,就该去“折”萝卜干了。“折”萝卜干需要两个人配合,一人站一边,同时用两手分别抓住芦篰的两端往中间拉,萝卜干就聚拢到一起了,再把芦篰合上,萝卜干就这样留在地里。第二天太阳出来再把芦篰打开,用招耙头拨散了继续晒。一般好太阳下晒三天,萝卜干就可以收回家了,这时候的萝卜干叫“白片”(也叫“卜片”)。

“白片”收回家的第二天,就要拿去卖,地点只有一个——常州酱品厂在新闻街上设的收购点。最初这个点设在“下塘”的潘家巷,如今的北港街道境内。新闻位于古运河两岸,南岸称“下塘”,北岸称“上塘”,红萝卜最早的产地就在潘家巷一带,后来运河南北岸普遍种植,并形成一种共识:沿运河北岸,东起五星桥、西至连江桥的狭长地带,是红萝卜最好的产地。

乡村纪事 / 致远

小镇浴事

小时候,去街上洗浴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和快乐的事情。那时,在农村乡下,整个一冬只有那么一两次洗浴的机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深刻体会的。

由我们家向北约四五里地的地方,有一小镇,叫西石桥,虽不出名,却是常澄路——从常州到江阴唯一一条石子马路上的一站。镇上舟车交汇,人来人往,是一交通要冲,算得上是一座热闹的水乡小镇。

年关来临时,学校也放寒假了,镇上传来消息:沉寂大半年的浴室开汤了!经不住我软磨硬泡,父母终于慷慨大方地给我一角或两角钱,答应我与村上一群十来岁的小伙伴一同去小镇洗浴。

冬日的下午,太阳有气无力地挂在半空,并不感觉寒冷。我们像一群出笼的小鸟,欢快地上路了。小河边稀稀疏疏的芦苇,经霜打的叶子早已泛黄了,却开着一簇簇毛茸茸的小白花,像狗尾巴似的摇曳着,显示着它别样的生机。田野里稻子在秋里就已收割,麦子也种下了,显得空旷静寂,只有成群结队的麻雀,叽叽喳喳,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小镇标志性的建筑——镇农机厂高大的烟囱,已然清晰。四五里地,大家在嬉笑打闹中一会儿就走完了。

镇子很小,格局与我们常见的江南小镇差不多。一条约三百米的青石板街市贯穿东西,两边是各式各样的店铺,这几乎就是集镇的全部。镇西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从南向北直通长江。如遇有长长的船队经过,我们非得在桥上目送它远去才肯罢休。迈过镇西的那座大桥,沿河边小路左手转弯约一百多米地儿,就是镇上唯一的浴室了。

据说这家浴室是粮管所开的,不大的院门两边用青砖砌就的门柱上,写着醒目的白底红字对子:“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内容似乎与环境不搭,却随处可见。

浴室不是每天都营业,一般是每周一、三、五开门。我们却不管这些,如若遇到不开,小镇可玩的地方多着呢!特别是那拐老头所摆的连环画地摊,就够我们流连一下午了。而且,下次还有充足的理由再来。

掀开浴室的门帘,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卖筹的老伯穿着件单布衫,坐在下半截隔着木板上半截隔着镂空木格子的收银间里。离地一米多高的地方留有一个马蹄形的小窗口,稍稍踮起脚尖,我们刚好够着窗口买筹。浴资小孩五分,大人八分。有时换了位马虎的老头,我们会买五六根筹,一哄进去七八人。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浴室。外面一大间,照现在的说法叫更衣室,沿墙根一圈摆放着整齐的木条子长椅,椅子上方两三米高的地方钉着一根根间距相当的小木桩。那是大人们用来挂衣服的,一般人够不着,需由跑堂师傅根据浴客的要求用丫叉把衣服叉上叉下。此项工作绝对马虎不得,弄错了可不行。两张同样的木条子长椅背靠背置于屋子中央,那是我们小孩及散客堆放衣物的地方。反正我们也没什么好讲究的,胡乱地脱好衣服堆放在一起就行了。

进入里间就是浴池了,一大一小两个池子,水泥砌就,简陋而局促。没有水龙头,也就没有所谓的淋浴。我们几个总是只往水温刚好的大池子里钻,靠里的小池子,只有上了年纪的老浴客方有能耐进入享受,那个温度小孩子是吃不消的。身上经过秋去冬来的积累,有些货色了,经浴水一泡,只轻轻一搓,就能落下一条条粉丝般粗细的泥垢来。浴室里有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师傅在不停地忙着,一会儿拎着小木桶去锅炉房打水倒进池子里加温,一会儿应浴客的要求擦背助浴。我们当然不需要,平日里各不相让的小伙伴,此刻正在雾气蒸腾的池子里相互换工擦背,关键还能省下两个铅角子,或许日后凑合着还能买本连环画呢!

临出家门时,大人曾再三关照“洗浴时间不能太长”。后来才知道是怕我们年纪小,消耗过多要虚脱,浴场的说法叫晕汤。大伙儿在浴池中打闹了一阵子,感觉也差不多了,一个个像鸭子似的上了岸,身上犹出汗不止,一时穿不上衣服,便各自在衣服堆旁歇息着,等身上的热气消退一下再穿。一些老浴客则笃悠悠地半躺着,不时相互散发着“飞马牌”香烟。对于烟客来说,当时这个牌子的香烟吸引力也是不小的哦。这时,跑堂师傅的热毛巾递得更勤了,有一点小手段的跑堂还能把热毛巾从老远的地方准确无误地扔到自己熟悉的浴客手中,既献了殷勤,顺便也能卖弄一下自己的水平。这些均与我们小屁孩无关,凉快一会儿后,三下五除二穿好衣服,准备打道回府。

一出热气腾腾的浴室,才感觉到外面的寒冷。太阳西斜,只剩下一抹余晖了,我们急着往回赶,尽管寒风扑面,但我们身上却很暖和。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位绰号叫“夜明珠”的小伙伴惊叫了起来,“不好啦,我少了一条短裤!”我们都感到奇怪,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浴室穿衣服时,唯恐落下的他心急慌忙,一条短裤忘穿了,直到刚才路边撒尿时才发现。大家面面相觑,讥笑他的同时只能陪着他原路返回浴室。一进门,卖筹的老伯便知我们的来意了,里面的跑堂师傅已把遗留在长条椅子上的破短裤放在卖筹处了。

夜色很快降临了,阵阵寒意袭来,我们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不由加快了步子。离家越来越近了,村口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高昂激越的檄文:“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当我到家时,母亲早在门口张望等候,堂屋里15瓦的白炽电灯昏黄的灯光下,瓷口大碗满满的白粥和新腌的咸菜萝卜干,已端放在桌上。此时才觉得肚皮着实饿了,就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

回忆有时总是甜蜜的。即使在平淡艰苦的岁月里,生活中也常会有一些快乐的事情让你铭记心里,永久难忘。小镇洗浴便是如此。